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一



虛字集

明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述

太初散人孫大綬伯符重校

內篇逍遙遊第一

夫人必大其心而後可以入道故內篇首之以逍遙遊謂心與天遊也逍遙者汗漫自適之義夫人之心體本自廣大但以意見自小橫生障礙此篇極意形容出箇致廣大的道理令人展拓習次空諸所有有一切不為世故所累然後可進於道昔人有去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士君子不可無此氣節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大

逍遙遊一

南華真經卷一

一

丈夫不可無此度量白沙先生亦云若無天度量爭得聖胎胎意蓋如此又恐人疑矯矯而無所用未幾結以大瓢大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

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夫心之神明變化莫測際天地窮宇宙無足喻其大者此篇首以鯢鯢寓言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有時盛

氣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之布於四隅故曰怒而徙於南冥海運者海氣動也海氣動則將風作故大鵬乘此風力怒飛而徙於南冥復自解曰南冥者天池也也不曰南海而曰天池者他文字變化之妙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而上也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逍遙遊一

南華真經卷一

二

水者水為鵬翼所擊也三千九萬皆廣遠之極名去以六月息者也與下以息相吹之息同謂氣息也人以一呼一吸為一息造化則以四時為一息去以六月息者即海運則以四時為一息去以六月息者即之六月夏正之四月也於後天為吳正氣動風起之時故大鵬乘此徙去而諸家註皆謂此鳥一去半年至天池而息則是六月為半年以息為止息而太白鵬賦亦謂六月一息至於海隅只為不曾理會下文以息相吹一句遂使文不相蒙而難於解說耳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

也亦若是則已矣邪音耶

遂承上文言天地間待氣而動者如大鵬如野馬如塵埃皆生物之以息相吹者野馬田間游氣也塵埃日光中浮塵也皆氣同故曰生物之以息相吹以六月其理則特言生物無大無小無巨無細唯此氣機吹虛鼓舞乘以出入有莫知其然而然者到此分明模寫一段造化之妙然而然者以下又形容出一氣際天縹緲之蒼蒼之狀言天之蒼蒼必非正色但因其遠而無所至極故下之視上之蒼蒼而上之視下也色則是為準亦蒼蒼焉已矣正色猶言定色則準則也夫是一氣蒼蒼充塞無間混今闕今其無窮兮夫是以息相吹而生物莫

逍遙遊一

南華經卷一

三

之能外也此數句極精極密諸解皆輕易說過至此數句極精極密諸解皆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

復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

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

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

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

而後乃今將圖南

且夫以下又自以息相吹上轉生一意言此鵬鳥必得風力之厚若然後能舉故以

堂坳杯水爲喻堂坳之凹處也傾杯水於堂坳以芥爲舟則浮以杯爲舟則何則水之力有勝不勝也膠謂黏著於地而不能動以是知水不勝不能載大舟風厚不能動以是知大翼今也扶搖一舉而能搏鵬融於九萬里之上則在下之風其厚何如非天地間之大吹乎而後乃今必得培厚之風可以載鵬而上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可以圖南天折也闕不通也如下決起控地即天闕之義圖謀也南南徙也此段意在定積之厚然後有大運用若人平日於學問上不曾定其力真見得自已有箇高明處出門有礙如何去得人空守宇宙出門有礙如何去得

逍遙遊一

南華經卷一

四

揄枋枋音方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

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

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

之二蟲又何知

此喻淺夫之見鵬小蟬也鶯鳩學飛之小鵬也決起疾飛起也搶突也揄枋二木名時則不至有時而飛不能上也控地投於地也摸寫小蟲力弱不能奮飛之容而已矣無他亦無他願也鵬蓋井蛙醯雞之徒不知世界有如許之大者故其見若此只緣胸中無所積故下復以聚糧設喻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往也

莽蒼近郊林木之色一望可見者也三餐
夕飯也言適至近之地者朝往夕歸腹猶
果然充實自謂不消有積也知適百里者
必宿春糧適千里者必三月聚糧行愈遠
者其積當愈厚彼二蟲者決起榆枋之下
不過如適莽蒼者耳豈知大鵬所積者厚
而所到者遠哉聚糧意
是自風積宇而上換來

小知音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

然也朝菌音不知晦朔蟪蛄音惠不知春秋

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

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

逍遙遊一 南華經卷一 五

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

之不亦悲乎一

此段又自二蟲何知上生下小知大知又
自小知大知上生下小知大知又
相承以年小故知小也朝菌蟪蛄也朝榮
而夕萃故不知有晦朔蟪蛄寒蟬也夏生
而秋死故不知有春秋以年小故知小也
若夫楚南之冥靈以千歲為春秋上知古
大椿以一萬六千歲為春秋二木之取於
造物者如此之多其中豈無靈異謂之大
年大知理固宜然而世傳彭祖壽年八百
以久特聞此尚不及冥靈何望大椿乃眾
人慕而匹之亦悲乎何見之鄙也教人
把胃襟識見擴充一步不得以所知所歷

考而自足也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

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

為鯢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

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

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

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也不過數仞而下

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

逍遙遊一 南華經卷一 六

也此小大之辨也

既說齊語又引湯之問棘一段以為符契
事意同而語有變化是他文字妙處窮髮

鳥未句小大之辨也結者斥鴳斥澤之小
故夫知音效一官行去比聲一鄉德合一君

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

然笑之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

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

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

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

楸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焉。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逍遙遊一 南華經卷一 七
此下正言大小之辨，智可以效一官之職，行可以合一鄉之人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言上焉獲乎其君，而下焉信於其民。若人自視亦若斥鴳，翱翔於蓬蒿之間，自謂飛之至矣，而不知殆小廉小節也。適為宋榮子之所笑，蓋榮子宋之賢人也，其人能於

毀譽之情，定內外之分，辨榮辱之境，斯其所得若是已矣。視彼之智，行才德數然，其效用於世者，固已矣。有間也，雖然，其德猶未廣也。何者？以其能忘矣，而不能忘忘，故曰：猶有未樹也。若夫列子御風，旬有五日而後反，非不冷然善也。彼其乘虛取氣，視世之數數然，猶德以風福者，固矣。然則能離乎地而猶待於風也？若夫乘陰陽二氣之正，御六時消息之變，以遊神於無極之先，則彼且惡乎待哉？無所待，則渾然無迹矣。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已也，功也，名也，皆有所待，而後成者，無所待也。則無己矣。無功矣。無名矣。至人也。神人也。聖人也。蓋極贊極美之辭，此明小大之辨，榮子未得為大列子大而不大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其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聲，天下既已治，聲矣，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

逍遙遊一 南華經卷一 八

聲。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上言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此則試舉堯由見意而後及於堯姑射之神人。蓋堯由是亦大而不後，及於堯姑射之神人者，莫過於有天下而使其有見於已焉。則誰復讓之？誰復辭之？而二聖者方且視之若傳舍，輕之如棄屣，斯其所以不讓也。然則已無功而無名者，雖然不讓，不見亦幾於無待者也。且鷦鷯以巢自安，偃鼠以飲自足，未離功也。鷦鷯以巢自安，偃鼠以飲自足，未說不以樽俎代庖，則是猶見於已也。故曰：堯由雖大而不大，堯由大年之冥靈也。肩吾問於連舛，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

去聲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
大音有逕庭聲去不近人情焉連婦曰其言謂

何哉曰藐姑射夜音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

冰雪淖音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

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

不疵癘音而年穀熟吾以是狂音而不信也

連婦曰然瞽者無以與聲乎文章之觀聲去聲

者無以與上乎鍾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

逍遙遊一南華經卷一 九

哉夫扶音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音也之

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蘄音乎

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

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

熱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

以物為事處上聲

此方形容神人之大藐姑射山名肌膚若
冰雪言肢體清瑩也淖約若處子言德性
柔好也神人蓋專氣而食母者故能辟五
穀而吸風露黃庭經云人皆食穀與五味

南華真經副墨

獨食太和陰陽氣意蓋如此且形神俱刻
出入冥無故來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

之外其神凝則中致而和亦致矣故天地

自位萬物自育和氣薰蒸物無疵癘而年

穀熟此皆理之可信者而肩吾証之故連

叔然其言而鄙其見以為心有聾盲之病

者是也所謂我無為而民自正者故曰我無欲而民自

朴我所謂我無為而民自正者故曰我無欲而民自

為一我所謂我無為而民自正者故曰我無欲而民自

神人無心於治世而自求也亂之言治也

也孰弊弊焉勞役其神以天下為事哉若

焉堯舜之藐藐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正弊

焉堯舜之藐藐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正弊

焉堯舜之藐藐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正弊

焉堯舜之藐藐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正弊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
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

逍遙遊一南華經卷一 十

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音窈然喪其

天下焉

此數句結上兩段文意許由自謂鶴鵲偃鼠無所用天下為是猶越人斷髮文身不見之歸於汾水之陽窈然喪其天下四子無解當作許由齧缺王倪被衣也四子道存師友故堯因許由而往見之汾陽堯都也官然莊然之意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音豆之種上我

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音水漿其堅不能自

逍遙遊一南華經卷一十一

十一

舉也剖音口之以為瓢則瓠落音廓無所容

非不呬音曉平然大也吾為音其無用而指之

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

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音泝音泝音泝音為事客

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

泝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

之客得之以說音吳王越有難音吳王使之

將音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

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於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音扶音割音龜音均

說到神人已是大之極了又恐人疑此種學問離世絕俗將茫蕩而無所用之復設大瓠大樽二喻言是大也蓋用之涉險可以入而不自得者此所以為逍遙也實五石之力不能貯五石也堅重也不能自舉言一人虛大之貌指擊之也不龜手藥以冬月澤

逍遙遊一南華經卷一十二

十二

手不文理龜拆也泝泝打洗也統絮也冬月漂絮以藥故不龜世以為崇慮以為樽言何不慮以為浮江之樽乎浮江者以大樽繫腰則免沉溺蓬之心謂蓬蒿之見言短小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音其

大本擁腫而不中音繩墨其小枝卷音曲

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

而無用衆所同去音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

狌音乎卑身而伏以俟敖音者東西跳梁不

避高下中於機辟音死於罔罟音今夫麋音
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
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無何有
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
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
所困苦哉一夫音扶

樗惡木大本木身也擁腫盤結輪囷也狸
狌狐屬教物之閑遊者機辟掩取禽獸之
機檻也言小者雖點而不免於禍豫牛鹿
牛也豫牛大矣而用之以執鼠則非其所

逍遙遊一 南華經卷一 十三

宜以況有此大樹則不當更以規矩繩墨
斷而小之何不樹之廣莫之野寧虛曠之
鄉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寧虛曠之地
鄉處蔭休影足以自樂且免斤斧牛羊之
患故曰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也
篇反復設喻只是言小知不如大知末二
段却言大用不可小用只緣識見淺小之
徒僉謂其言大而無用友起荒唐之議故
篇末言此箇廣大而無用絜有廣遠之
管見蓬心不知所用蓋怎的廣遠為本
汝合下本體與道相應用能進道實為
地風光天衢蕩蕩自能飛性海淵淵魚
自能躍自非莊子灼見道體不能如此
容若會得此便舜禹有天下而不與顏
子

陋巷簞瓢不改其樂曾子弘大剛毅任重
道遠皆是這箇莊子篇首以逍遙名中問
只說大之又大至於無迹而後已惟大
故能逍遙也篇末兩段是說大之用處須
要仔細看之他文字眼目前大之憂其
無所容浮之江湖然有容他處後大樹
是患其無所用樹之廣莫莫寢臥其下
用他處此便是逍遙然合於是方壺外史
說義而作已重宣

此義而作已重宣
大鵬上扶搖
野馬及塵埃
斥鴳翔蓬蒿
小知不及大
見大自遺小
所以堯與由

逍遙遊一 南華經卷一 十四

大哉範姑人
氣冲腹不枵
批糠鑄堯舜
神人乃無已
大小固有量
大瓠浮江湖
大樽櫟廣莫
願封龜手藥
用大豈無當
博哉逍遙翁
文評
意中生意言外立言統中線引草裏蛇眠
雲破月暎鶉斷絲連作是觀者許讀此篇

內篇齊物論第二

虛字集

夫知有大小見有淺深物論之所由以不齊也夫知有大小見有淺深物論之所由以不齊也
 起而道益虧矣不知彼亦一是非此亦一
 是非果且有人憫其死心交其勝心解其
 所以不至人憫其死心交其勝心解其關
 為是不用人憫其死心交其勝心解其關
 以滑疑欲其照之以曼衍之然如南郭子
 休之密我猶然之遊可遂也此等議論見
 基之密我猶然之遊可遂也此等議論見
 渾化而逍遙之遊可遂也此等議論見
 蓋自老子玄同上得來

南郭子綦音其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音焉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一

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
 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
 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隱几憑几也嗒然解體之貌喪耦即喪我
 謂也形也蓋神與形為耦忘其形是喪其
 耦也形如槁木無生情狀昔前此也子游
 言前此見人隱几未有若夫今此也子游
 人皆自形骸上起念而子綦言不蓋
 迥出常態故子游異而問之乎喪我二字
 者吾喪我矣女知之乎喪我二字又是自

前篇至人無已上生下蓋喪我則可與忘
 物可以忘我我則可與忘忘而優入於聖域矣
 女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

夫喪我者忘我也忘我則天矣遊以天者
 知而未始有知也言而未始有言故以天籟
 啓教推本聲氣所出之原而歸極於天籟
 籟籟管也本聲氣所出之原而歸極於天籟
 吹籟管也本聲氣所出之原而歸極於天籟
 所為故曰人籟地籟則木之衆竅感意氣
 而所謂者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故歸之曰
 天其意見下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二

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
 其名爲風是惟無作則萬竅怒呿反胡力而
 獨不聞之寥寥乎山林之畏佳音華大
 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音雞似圈
 起權似臼似洼於花者似汚者激者謫者
 叱者吸者呌者譟者突者咬者者前者
 唱于而隨者唱喁音冷風則小和去聲飄
 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

調調之刁刁乎

予游一聞三籟便要計箇道理故曰請聞其方於是子綦先為形容地籟大塊天地也蓋天地間之有風如人之鬱將暢而有應氣者琴瑟之長風聲也畏佳木搖動之貌大木百圍之竅穴有兩孔而似耳者有孔一孔而似口者有孔圓深而似耳者有孔方而似枅者有孔圓深而似耳者有孔似臼者有曲而似注者有廣而似污者數句描寫竅穴意態如畫又復描寫竅穴之聲激者戛而聲止謠者去而聲疾竅穴之若蕭去之聲叱者出而聲粗吸者入而聲細叫者高而聲揚謔者下而聲濁突者深而聲留咬者吹而聲續于輕唱也喁重和也前後風之前後陣也蓋以形容聲氣先

釋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三

後和之變態於風小風也飄風疾風也厲風猛風也濟止也言風止則眾竅為之一虛不復如許作聲也調調刁刁皆衆木搖動之貌也調調之刁刁看他文字奇處此一段寫出風木形聲筆端如畫千古稿文罕有如其妙者

予游曰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則比毗至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耶夫音扶

既說地籟就趁此文法補一句繳斷人籟此是作文之妙處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然已也咸其自取作一句讀吹聲也言天下之聲萬有不同而使其自然已也咸其自取

已而不由於天則前竅中之怒而號者誰耶蓋怒號者風也非竅也今人若謂聲自竅出皆由於竅而不由於風不知何以厲風齊而諸竅為虛然則怒而號者誰耶其為風也必矣知此則聲氣所出之原不歸之天而謂盡取諸人可乎分明實有箇真宰主張之者而特不真宰主張之者而特不得其朕是以謂之天籟大知音開開小知問問大言炎炎小言詹詹音其寐也塊交其覺教也形開與接為搆日以心闢縵縵者答教者密者小恐惴惴反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

釋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四

雷如誼反據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反咸以言其老洫反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

此下模寫人心許多變態與上風木形聲同一意旨先以心知小知起語亦自前篇微與文字之變化自透來此老構思之精及大知開開之幾於盡我故常問開開者無事非閑閑乎小知則日以心闢故常問

間問者立町畦別人我一膜之外皆爲
 藩籬自謂心計精密而不知此但小人之
 知耳至於發而爲言則大言炎炎小言詹
 詹炎炎精光上燭也詹詹齊前後也其
 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言人旦晝之閒寐
 則魂與魂交而爲夢覺則魂與形開而應
 事故與物相接而營構之心生焉大知之
 人故與物相接而營構之心生焉大知之
 閑開小知之人間能靜能應常應常靜而
 山高日小以心與人間能靜能應常應常
 有縵者密者密者小恐者大恐者已是我
 者守勝者千變萬態終身役役至死
 而不知其所歸縵者終身役役至死
 柔惡人也密者潛機不露深不可測人
 也密者分鉢較兩算無遺策散自失餒人
 惴惴心事不寧大恐縵縵縵縵自失餒人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五

也司是非者主訟之輩意在中人尋其肯
 執已見若石不移如雷詛盟誓不強之徒固
 執已見若石不移如雷詛盟誓不強之徒固
 人也小知之人間能靜能應常應常靜而
 天理日消之人心聞若此但見人欲自覺
 故曰其殺如秋之消以言其死而不載胥及
 弱不可挽回故曰其溺之其溺之所爲之不可
 復之不可挽回故曰其溺之其溺之所爲之不可
 爲之不可挽回故曰其溺之其溺之所爲之不可
 愈深故曰老洩老洩之機心經歷愈久愈老
 大舉厥然之厭消沮閉藏之意絨閑藏如
 故曰其厭然之厭消沮閉藏之意絨閑藏如
 虎則尚有生意可以回春今此近死之心不
 可使復陽乎言必不能也此中作別觀
 新奇字法如奇峰怪石當作別觀

喜怒哀樂音慮嘆變怒音姚遙佚音啓態奴
 反樂出虛蒸成菌反其預日夜相代乎前而莫
 知其所以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
 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
 其所爲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
 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 朕直恐反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六
 以上備言小人心事此又以十二字面撰
 寫接物之情狀有喜者怒者哀者樂者慮
 者嘆者變者情熱者姚佚啓態者通上一等
 人皆有如此情狀變態百出慮思慮也嘆

嗟嘆也變者反覆不定之意熱者憂疑不
 動之貌姚佚者雖是如失縱逸也啓開心也態
 作狀也其人雖是如失縱逸也啓開心也態
 出虛而作止如蒸之成菌而倏生倏
 死日晷相代乎其前而莫知其所以萌
 矣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此字即怒者
 其誰之誰是他爲真宰立箇暗號如禪家
 所謂這箇不是彼爲真宰立箇暗號如禪家
 彼字言我不是彼則我不能以自成故曰
 非彼無我然非我去則我不能以自成故曰
 自見譬之風離於竅終不成響故曰非我
 無所取是領受之意如不得其朕何故曰
 離已身似亦近矣其如不得其朕何故曰
 不知其所以爲使朕兆也不得其朕即不知

其所萌也必欲求得其朕除非是真宰有
形今也真宰使人便行之說以與人
亦信之故曰可行已信只為不見其形故
無朕可得無朕可得終屬朦朧故下斷一
句言真宰有情而無形有情故能使人無
形故不得其朕也善乎禪家有言水中鹽
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禪案

百骸諧九竅六藏去聲賅音而存焉吾誰與為
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
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適音相為君臣
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七

損乎其真

上言真宰有情而無形此又教人試在有
形上體認一番骸骨也人有三百六十骨
節九藏者以該之九竅耳目口鼻通前後
而九藏者以該之六藏耳口鼻通前後
魄腎藏志通命門而六藏皆人身中之所有
者試舉而問之不知此數件最親者誰歟
其皆親而悅之乎其亦有私親者焉臣妾
問解如是皆有為我之臣妾者乎其臣妾
足以相治乎不足以相治乎其適相為君
臣乎不適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為
亦問辭如此反覆問要人深思而自得
之為臣妾者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
行同來在此服役故曰皆為臣妾既同為
臣妾其勢定不足以相使然而手肯時而

役是足亦有時而役手耳有時而役目
亦有時而役耳又似適為君臣其果若是
乎哉其有真君存焉真君即真宰能役人
而不適相為役者也旦暮得此之此非彼
無我之彼怒者其誰之誰皆是這箇禪家
謂之真主人道家謂之元神大要認得如
何認得他只要求得真情即上文有情
無形之情蓋所以使我不得而求者真君之
也真君與我旦暮不求不離不以求而有不
損乎其真真字即上真君之真真君於人
本無益損但悟之則聖迷之則凡耳此篇
求得真情正好處與孟子
因情見性之說參看

一受其成形不以待盡與物相外相靡字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八

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
役而不見其成功爾音然疲役而不知其所
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
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
乎其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邪音耶
此段言人迷失真君至死而不知所歸者
令人惕然有深省處讀莊子至此自是不
忍釋手不敢以異說誣之一受其成形言
此真君旦暮未嘗離人自受其成形以來便
與我相守不忍忘去直待此形之盡而後
已真君與我有情若此我輩當恭敬未持

置他安穩之處却將他與外物相不相盡
於順逆之場不自愛惜如人不惜精神盡
力馳走莫之能止者所謂悲者憫其不知
被衮衣而負薪役不亦悲乎悲者憫其不
輕重也且終身役不亦悲乎悲者憫其不
常而不知成其功果不亦悲乎悲者憫其不
窮也而不知此處而不知省哀耶哀者其
落不也到此處而不知省哀耶哀者其
年不也到此處而不知省哀耶哀者其
哀得白從白益夫人從少得壯從壯得衰
待盡者在古來聖人化只存得此箇不
以空劫之外超然獨存足以自慰今却迷
失真君形化而心與之俱化以不謂之大
哀乎大哀者哀其無君也且人之生也固
當如是之芒芒然而無知乎其獨芒芒而
人亦有不芒者乎有一不芒之人而我獨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九

芒然其可愧亦甚矣此等
激切之語孟子上亦有之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
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
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
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
且奈何哉 天音扶

若能認得真君隨其成心而師之則誰人
無師成心者見見成成不假補湊乃天命
之本然吾人之真宰也是心也人人有之
奚必知古今代謝取於造物之獨隆者有

之雖愚者亦與有焉但愚者多為與接為
攝日心以心失其本心而失之故夫其本
成乎心以心失其本心而失之故夫其本
不能以明覺為自然知道者為是者何者
為非妄意以司是非譬之今日曾到其境
也何者適越以司是非譬之今日曾到其
方可想未日已風土之美惡若今日方
謂等之未成乎心而說彼處美惡豈不
此等之未成乎心而說彼處美惡豈不
有者雖有神之足跡所不能知也九州
亦只說得他足跡所不能知也九州
物禹便說得他足跡所不能知也九州
而何是非之能知此方露是非乃物論
來許多議論之目蓋是非乃物論之祖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十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又一篇之背
齊物論所以不齊之故皆由於此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
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
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 夫音扶 邪音耶

前面皆是推原聲氣分明有箇天然真宰
循此天然真宰便是能師成心只為小人
未成乎心而真宰是非所以有紛上吹字
論到此方說本意言非吹也又慶上吹字
下來夫言亦聲氣何以不比於吹故曰非
吹非吹則此非天籟矣何者言者有言其
曰此是也此非也雖則人人皆如此說特

未定得他是何等言語其果有心於司是非而
嘗有言耶夫初生之穀任天之便雖言之而未
鳴非有言也夫初生之穀任天之便雖言之而未
亦有說乎哉其亦無說乎哉蓋於音者其
則與穀異無心而任天之二便則固與穀等
耳與穀等則與吹等與吹等則與後謂之天
籟此辯字與分辦之辨不同當仔細體認
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
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
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
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十一

是則莫若以明
夫道別為乎隱而有真偽乎言胡為乎隱
而有是非乎隱即海意道無真偽惡乎往
而不存言無是非惡乎存而不可自夫小
見之人雖之以偽行浮夸之人雖之以游
言是以真偽是非雜然並出於是乎有儒
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非其所是矣如儒
其所非則非其所是矣如儒以厚葬而墨
子薄之如此非其所是矣如儒以厚葬而
之則莫若以明是非明乎本然也
未始有是非而後是非可泯也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
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知者明得本來原無是非大道原無物我
但因人已對立互生意見而起既有我相
則見天下何物非彼何物非若我亦常
人則不見其是而不知其非者如是則知
常自見其是而不知其非者如是則知
出於彼是亦因彼而巳何必與之更辯其
非是哉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而巳
先生語二程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而巳
只得依你此便是因是之意其在釋氏則
所謂德善德信亦不實無諍之要旨而老
而通之得之言外可也
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生
方可方不可方可不可方可因是非因非因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十二

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
彼是之說也彼出於是是亦因彼而巳
無是之說也彼出於是是亦因彼而巳
雖是無非之說也彼出於是是亦因彼而巳
一得無耦矣其如我因而是非對使彼是
死方生識風鼓動輪轉無窮故方生方死
復如是故曰方生方死無窮故方生方死
是以因非因非因非因非因非因非因非
有天照之以天照之以天照之以天照之
非可天照之以天照之以天照之以天照
一天字景為首榮後文
天均天倪皆自此生

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扶又通為一

若使不執有我不起意見人曰可吾因而
可之由是見之於行則有同心協力之助道
行之而或矣語之於人無齟齬抵牾之患
物謂之而然矣然猶與也且人胡為而然
乎然於我之然也胡為而不然乎不然而
我之不然也知是則是與可皆天理之自
且天下理一而已其然與可皆天理之自
然物則之固有一物無物不然而物固有
可者不特一物有物無物不然而物固有
之故則凡物有物無物不然而物固有
眼觀之則不通一而無二矣故曰道通為一
蓋物則不能無差而我不生意見不起分
別自爾互融交攝曾何彼此之可言哉至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十五

是而是是非非於是乎民矣莖屋梁楹柱
也厲癩也西施美婦人恢大也悅詳也惱
謔也依異也破碎曰分
圓就曰成敗壞曰毀

惟達者知通為一為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

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

幾平矣因是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惟知者知通為一愚者則有分別分別人
我則自是自用之心生通一無二則自是
不用而寓諸庸是不用者不用已也寓
諸庸者因人之是也蓋無物不可無物不
然故庸眾之中皆至理之所寓如大舜之
知不過用中於民非是不用而寓諸庸之

謂乎夫庸則常而可用矣故曰庸也者用
也凡物用則通而不可用則滯故曰用也者通
也易曰推而行之謂之通道至於通則得
之矣故曰通也者得也適至也至於通則得
幾矣所以然者因是而不知其所以然之謂
庸即因是也然因是而不知其所以然之謂
道道者自然也然因是而不知其所以然之
則忘物忘我渾然通而為一夫是以謂之

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
朝三曰狙狙音鉏公賦茅盾曰朝三而暮四眾狙
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悅名實未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十六

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
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

今之論者竭神明之知騰口說之煩愈求
其同而愈不可得甲曰然乙曰不然彼曰
可此曰不可故曰勞神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本自同也故曰勞神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譬之朝三朝三者朝三也朝四者朝四也
輪茅粟而食之朝三而暮四則眾狙為
眾狙為眾狙而朝三而暮四則眾狙為
悅彼眾狙者胡然而喜胡然而怒迷惑於
旦暮之頃倒而不知其同也本數未嘗加
也勞神為一而不知其同也本數未嘗加
即猶是或泥上文因是作解殊覺牽強是
故聖人知其本同故混合是非而休乎天

均均同也此理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曰
一矣通於一故可兩行此
正應上聖人照之以天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平聲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喪之所以成也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十七

上言達者知道通爲一此又進上一步以爲知之至者說到未始有物之先則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其次以爲有物也而未始有封未始有封猶一也封如封疆之封言有彼此界限其次以爲有封矣而未始有是非未始有是非猶一也當此之時民尚淳質道之全體渾然未散之朴自是非生而道於是乎虧矣道虧則人心不復知有自然之真作奸作惡各成其自愛自好之私故曰道之所由虧愛之所由成不知自未始有物之先觀之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畢竟無成與虧成虧皆起於有物之後也嘗論莊子之書字面新文法奇讀者直謂其難解便索閣不讀大是可惜若仔細理會此等說話煞有至理入聖工夫亦只在此未始有物之

先即無極也有物即太極也有封即動靜
陰陽也。有是非即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
事出也。學道之者更當體認此心。寂然不
動之時。便是未始有物之先。感而遂通。便
有是非善惡。更當戒謹恐懼。以致中和。不
可一有偏着。以成自妄之私。常使虛靜恬
澹。寂寞無爲。一如未始有物之先。然後謂
之歸於無極。而道自我出。命自我立。蓋此
心有所向。便是欲一有所
着。便是妄而去道遠矣。

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技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十八

也故載之末年惟其好之也去聲以異乎彼句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句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音疑之耀聖人所圖也爲去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上言養成而道虧此又自成虧二字上生出議論大抵有成則有虧亦定數之不可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十九

迎者即如上文方生方死方生方死之說
 有氏之鼓琴也故字作昔字有蓋皆
 昭氏之鼓琴也故字作昔字有蓋皆
 氏以琴名其子不能與之共其業而
 不成聲此便是有與之共其業而
 師曠來作證是此師曠也地聰明其
 盲廢枝策而行此亦是杖策為刊寫
 柱也策杖也或是杖策為刊寫者之
 又引到惠子却是受成而道虧者之
 子同與人極有才辯又曰惠施之口
 以其知與人極有才辯又曰惠施之
 以為賢可見其辯之幾乎其盛據梧
 悟為几處而高談載之末年言從事
 其身也載事也惠子之所好獨異乎
 曉其堅白之論其實無甚道理故曰
 觀其堅白之論其實無甚道理故曰

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味終成其愛而
 於道者惠子也而昭氏之子又以其
 終終身無成文字恐父字之誤編絃
 終終身無成文字恐父字之誤編絃
 精技夫惠子此是文法言終終此惠
 也昭氏不能世其父業終身無成此
 之虧也若使惠子不與人強辯昭氏
 鼓琴名家則亦不見他有成與虧矣
 而可謂成乎則亦不見他有成與虧
 成乎不可謂成乎則亦不見他有成
 意會似言有成有虧乃是定數亦不
 成虧套中不能自脫故曰我亦與之
 虧則我亦與之俱成則我亦與之俱
 乎雖我亦與之俱成則我亦與之俱
 我無成也此箇套子自既有是非之
 轉相因誰能解脫惟有聖人不落此

南華真經副墨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二十

滑疑之耀聖人所圖為是不用而寓諸庸
 便是不落此套滑者疑之耀乃不明也
 為是非不用之意滑疑之耀乃不明也
 與非是則無明而明之彼者大是天淵
 已明得此理故曰此之謂以明此章正
 只老子光而不耀廉而不刺同看熟老
 與方可以此處却說不透了徹
 不精到此老如何着眼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
 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
 此段又自為是不用中是字生下意來言
 今且有言者於此不知其與我之是者類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二十
 乎不類乎謂其不類但不類於我而已蓋
 我執己是方謂他不類我他執己是將謂
 我不類他方謂他不類我若將類與不類
 地而看則他見與彼皆是一類無不類者
 意若謂將他做我看將我做他看則見我
 與他皆是一般前段以指象指以馬喻馬
 便是此意

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
 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
 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孰

二二七

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

夫道無往而不存何有分別故未始有封言無存而不可何有適莫故未始有常只為立箇是字便有疆界故曰為是而有常也這是有字即未始有物之後然下簡無字有了無便分有對有是便是非對故有左右倫義分辯競爭之八德左與右相對而相反者也在此物曰倫處物曰義羣則有分族則有辨互逐曰競對辯曰爭即上文自無適有之事蓋至是而道始有封言始有常矣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廿三

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辨也者有不辨也曰何也聖人懷之眾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

道之有封言之有常皆因是非而立聖人知其如此故不立是非六合四維上下也六合之外理無不存但非開見所及故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立大經大法論而不議春秋為世臣父子立大經大法論先王之志也其中有是非聖人立大經大法論辯論三義者何異論是統說道理議而不細較短長辯三者何異論是統說道理議而不者不為天下立是非之微也小知問問日以此心與天下相持以求必勝習中已自

無不見識了故曰分也者有不分也辨也者有不辯也何也聖人懷之眾人辯之以相示也懷即存而不論之存所以懷之者不欲自見也眾人則辯之以相誇示雖然這等誇示求以自見終是不見如惠施公孫龍之說到底支離纏繞不能自見故結之去辯也者有不見也

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謙大勇不忮音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園音利亦而幾音平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音完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廿四

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音扶

夫人有名則可稱謂大道無名者也故曰大道不稱大辯不辯者胃中不了了見得理透自無言說大仁者不以煦煦為仁大廉者不以嚙嚙自滿太勇者不害於人此等說話皆自老子上理會得來何以故道而昭昭然分別名相則不得謂之道矣故曰道昭而不知道言而竟然與人爭辯則必有不愛常繫一邊故曰言辯而不及仁者無所不愛常繫一邊故曰言辯而不及仁者無常而不愛常繫一邊故曰言辯而不及仁者無常而不愛常繫一邊故曰言辯而不及仁者無

於好名而不實故曰廉清而不信勇而害
人則純是血氣而無義理不成其為勇矣
故曰勇技而不成五者之德其機本固若
昭焉辯焉常焉清而枝焉則大露圭角幾
於向方矣用是觀之則知大知者必不知
也故人能止其所不知則其知至矣今天
下之人皆以不知自愧往往強所不知而
其辯以相示又孰知有不言之辯不道之
道謂之天府耶蓋不言之辯不道之道即
不知之知也何謂天府者注焉而不
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自來人能知
此則是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
非亦一無窮者何滿之有無竭之有以此
謂葆光葆之言藏也葆光即滑疑之謂不
知也知也然所謂不知非茫然一無所知
也以恬養知藏其知於不知也故曰葆光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廿五

此章止其所不知句最為肯綮蓋推到未
始有始也者則寔無所容吾知處而藏其
知於不知則是復歸於嬰兒復歸於無
極復歸於太朴了非至人其孰能之哉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句瞻句胥敖

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

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竝

出萬物皆照而况德之進於日者乎

葆光之人不起爭辯不見人我堯伐宗瞻
胥敖以萬乘之主而不釋然非也故舜以
大道廣之若謂夫三子者存國於卑微偏
小之地猶蓬艾之間也君以南面而不釋

然何哉而必欲伐之昔者十日竝出萬物
皆照夫日一出則一照竝出則竝照乃天
地之無私也而况德之無私又進於日者
乎寔之不辯而照以天可也此後引喻自
結構與逍遙篇同

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

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

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

耶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

問乎汝民淫音寢則腰疾偏死音然乎哉

木處則惴惴恂懼音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

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音且音甘帶

也音鴟鴞音嗜鼠四者孰知正味音援獮音狙以

為雌麋與鹿交音鱣與魚游毛嬙音麗音姬人

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

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今觀之

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

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

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廿六

辨。動。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
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
互。音。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
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
生。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乎。
邪音耶 處上聲 决音血

一。篇。縱。橫。議。論。歸。結。到。止。其。所。不。知。至。矣。
又。將。此。意。大。發。揮。一。遍。以。王。倪。作。箇。不。知。
樣。子。而。歸。結。於。至。人。蓋。止。其。所。不。知。者。非。
若。世。人。之。所。謂。不。知。也。故。以。王。倪。寓。言。言。眼。前。一。
別。之。謂。不。知。也。故。以。王。倪。寓。言。言。眼。前。一。
應。起。居。食。色。孰。為。正。者。人。物。各。安。其。安。各。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廿七

過。其。適。而。已。世。人。則。起。美。惡。分。別。之。念。此。
過。識。神。最。為。害。事。至。人。則。迥。出。常。情。一。切。
不。起。分。別。若。不。知。有。箇。起。居。食。色。之。正。者。
又。况。仁。義。之。端。是。非。之。塗。紛。然。般。亂。彼。惡。
能。不。知。其。辨。哉。此。箇。不。知。却。是。真。知。故。曰。惡。
知。不。知。之。非。知。耶。齧。缺。又。深。一。問。子。則。不。
知。利。害。矣。至。人。亦。不。知。利。害。耶。此。利。害。字。
意。是。自。處。味。色。上。影。下。王。倪。答。豈。但。不。知。
利。害。便。生。死。之。變。他。亦。不。知。爾。其。元。神。獨。
靈。縱。橫。自。在。不。受。變。滅。乘。雲。氣。騎。日。月。而。
遊。乎。四。海。之。外。死。生。尚。無。所。變。而。况。利。害。
之。端。乎。蓋。至。人。無。已。其。於。一。絕。世。故。已。解。
脫。之。盡。故。學。問。至。此。然。後。謂。之。極。至。而。不。
論。至。此。則。其。是。其。非。又。不。待。齊。而。自。無。不。
齊。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
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
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
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
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
也。何。足。以。知。之。且。女。
音汝 下同亦。大。早。計。見。卵。而。

求。時。夜。見。彈。而。求。鴞。
音鴞 下同炙。子。嘗。為。女。妾。
言。之。女。以。妄。聽。之。奚。勞。
音勞 下同日。月。挾。宇。宙。為。其。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廿八

胎。暗。合。置。其。滑。滑。
音滑 下同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
人。愚。也。
音愚 下同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
以。是。相。蘊。予。惡。
音惡 下同乎。知。說。
音說 下同生。之。非。惑。邪。
予。惡。乎。知。惡。
音惡 下同死。之。非。弱。喪。
音喪 下同而。不。知。歸。者。
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
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
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
音夫 下同死。者。不。悔。
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

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
又占其夢焉覺音教下同而後知其夢也且有
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
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立也與女皆夢也
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弔音詭
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
之也邪音耶

此承上言至人之事聖人不從事於務言
不以世故為事也不喜求無求於世也不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廿九

緣道不踐迹而行道也無謂有謂未嘗不
言也謂無謂才嘗有言也孟浪不著實
也瞿鵲子言是人也我以為妙道之行而
孔子非以為孟浪之言何故長梧子言妙道
如子所非聖人所知雖使黃帝聽之亦加榮
地子便輕易許之喻如方見雞卵尚未乎
化便求候夜方見彈雀尚未墮九便求鵲
炙不亦大早計乎我試妄意而言至人之
行子亦妄意聽之何如奚者何如之意文
法之最奇者蓋至人明故曰日月道貫今古
直與造化相為脗合不入其心而死生無
為其脗合且壽祿不以其心而死生無
於已故曰置其滑濬以成一純此數句頗
聖人愚故置其滑濬以成一純此數句頗
滋難解蓋置其滑濬以成一純此數句頗

事也言世人只管汨汨昏昏馳逐於榮華
聲利之場以分相隸汨汨昏昏馳逐於榮華
切置之何相隸相尊之有哉衆人役役而
友尚此何相隸相尊之有哉衆人役役而
愚謂衆人昭昭之事也獨若昏衆人察我獨
所悶悶衆人昭昭之事也獨若昏衆人察我獨
悶悶衆人昭昭之事也獨若昏衆人察我獨
純德而一與天純成純全之德也則所謂
不者信乎與天無變於已也則所謂
覺耳萬物盡然而行又何足言哉且夫瞿鵲
解脫恍惚生惡死妄起執情子惡知夫悅生
之非惑耶耶子惡死妄起執情子惡知夫悅生
知歸者耶耶子惡死妄起執情子惡知夫悅生
失舊業不知所歸夫生寄也死歸也存吾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三十
順事沒吾寧也得還造化別作受用又惡
知夫死而有知不悔其始者漸生之誤乎
故以麗姬設喻既又以夢覺造化反似大夢
人生處處一夢耳歸還造化反似大夢
覺今在在世說覺者而後知此為大夢愚者
也必有覺竊竊然知而後知此為大夢愚者
以為覺竊竊然知而後知此為大夢愚者
收乎如觀劇場幻術卒莫有定說到此處
却是至如觀劇場幻術卒莫有定說到此處
萬世之後而有大覺之名為人見我如此
與我猶旦暮之遇也吾可以俟之而不惑
矣嘗觀古之達人也皆以還於造化而大
脫大了當故佛氏以涅槃為至樂其言曰
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蓋必平日於性命根
宗力到功深的知此身假合不常四大分
散之後有箇不受變滅超然獨存者在然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耶。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耶。其或是也。其或非也。耶。其俱是也。其俱非也。耶。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音坦閤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

南華經卷一

卅一

既與若同矣惡下同音鳥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耶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是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

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曼。音衍。所
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又透下意思來再作一重議論看他甚樣
辯才意謂是與非若與我俱在暗處不能
相知人亦被若與我瞞了受其黜闇暗昧
不得明白將使就誰正之將使同乎我者
正之他是他這邊人正不得將使異乎
者正之他是他那邊人正不得將使異乎
我與若者正之他是別立一說的人也正
不得將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他是兩邊
倒的人也正不得如是則我也若他也
三者俱不相知也必須待彼來耶彼謂萬
世之後所遇之大聖大聖寥闊難遇然他

南華經卷一

卷二

正一天師清微
都是箇不知之知不言之辯和之以天倪是彼之不是
也就是了何謂和之以天倪是彼之不是
然彼之不然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然也亦
也無辯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
無辯聲之變化或是或非不能取正必待
於彼固也若其不相待惟和之以天倪因
之以曼衍儘可優游卒歲故曰所以窮年
也天倪者天理自然之意不持可以忘年抑
分矣曼衍即游衍之意不持可以忘年抑
且可以忘義蓋義主分別無辯則義亦與
之俱忘振諸無竟言鼓舞振動應事無窮
也寓諸無竟言吾身亦可寄於無窮若日
與人爭是非較人我則
出門有碍安得無竟乎

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音念下同曰吾有待而然

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蚺音附

蜩翼邪惡音鳥下同識其所以然惡識其所以不

然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音許然蝴蝶也自

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遽遽然周也

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周

與如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邪音耶

又自相待生下議論周兩待景景待形形

待造化今我待彼彼又待天如此則不消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卅三

待彼只和以天倪而所待之天取之我而

自足矣罔兩景之澹薄者問於景曰子之

行止坐起卒無定度何其無特立之操與

景曰我不能自主有待而然者耶然吾之

所待者他亦不能自主蛇之蚺翼耶蚺蛇

也吾之所謂蛇者蓋蛇以蚺翼耶蚺蛇

腹下蛆蚺所以主行者蓋蛇以蚺翼耶蚺蛇

翼飛而蚺與翼不能自行自飛必有主其張

之者乃所以然不然而此不能動吾惡知其

所以然所以然不然而此不能動吾惡知其

化或在彼或以然不然而此不能動吾惡知其

者在彼者不知其為在我者不知其為在彼

是兩箇今將自己取証昔者莊周夢為蝴蝶

蝶栩栩然蝴蝶也栩栩然莊周意自喻適志

而不知栩栩然蝴蝶也栩栩然莊周意自喻

則遽遽然周也栩栩然莊周意自喻適志而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卅四

言隱榮華

彼自付則知

執此道樞

是非無起

何是為非

萬物不可

通為一焉

和以是為

何成何虧

是謂之旨

若或使之

吹萬不同

形稿心灰

爰有至人

說以然所

則常在他

也蓋必此

待矣此之

果是兩箇

曰則必有

覺翼為夢

蝴蝶則為

有分矣蓋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蝴蝶則為

有分矣蓋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蝴蝶則為

有分矣蓋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蝴蝶則為

有分矣蓋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蝴蝶則為

有分矣蓋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蝴蝶則為

有分矣蓋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蝴蝶則為

有分矣蓋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蝴蝶則為

有分矣蓋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蝴蝶則為

有分矣蓋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蝴蝶則為

有分矣蓋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蝴蝶則為

有分矣蓋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蝴蝶則為

有分矣蓋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蝴蝶則為

有分矣蓋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蝴蝶則為

有分矣蓋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蝴蝶則為

有分矣蓋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蝴蝶則為

有分矣蓋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蝴蝶則為

有分矣蓋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蝴蝶則為

有分矣蓋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蝴蝶則為

有分矣蓋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蝴蝶則為

有分矣蓋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蝴蝶則為

有分矣蓋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蝴蝶則為

有分矣蓋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蝴蝶則為

有分矣蓋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蝴蝶則為

有分矣蓋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蝴蝶則為

有分矣蓋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蝶然則周

蝴蝶則為

有分矣蓋

蝶然則周

不立封畛
大辯不語
竟德非迷
大覺不迷
和以天倪
天均則休
猶然物化
文評

自絕爭忤
止所不知
孔知亦微
今我亦有
寧用待而
夢為蝴蝶
千古悠悠

大道不道
葆光天府
神矣至人
孰待正之
吾喪吾我
覺乃莊周

齊物論二

南華經卷一

廿五

作爲齊物論之
因是以齊物論
章道之辭也
疑二字作因
矣以天作結
將和之以天
此人末却道
字首尾照應
轉意於立言
密疊嶂令人
應接不暇
奇哉妙哉
出多少層

目以下反覆
均作一結
聖人所圖
至其所不
止其不知
目至其所
耀聖人所
疑之耀聖
之疑之耀
之疑之耀
之疑之耀

內篇養生主第三

虛字集

養生主養其所以主
前齊物論中真君透下蓋真君者吾之真
主人也一受其成形成不以待盡日夜與
物相和相靡於利害之場行盡如馳而莫
理之止可得謂之善養乎此篇教人循乎天
而後謂之善養主人也
吾生也有涯而知音智下也無涯以有涯隨
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
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

養生主三

南華經卷一

一

全生可以養反羊尚親可以盡年
涯際也盡也人生百年爲期會有涯盡而
心之思慮也盡也人生百年爲期會有涯盡而
禪家謂之識神播弄主人無有休歇永嘉
識師有去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他心
矣今天下之人皆以有盡之身隨無盡之
智虛幻之身不過百年作爲非利害之場
豈不殆哉言瀆於危亡而不覺也若能
猛省速改猶可及止既已殆矣而猶自以
爲知馳騁不休終迷不悟亦終於殆而已
矣老子清靜經有太衆生所以不得真道
者爲有妄心既有妄心即生其神既生其
神即着萬物既着萬物即生貪求既生貪

求即是煩惱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處常沉苦海永失真性所謂始而已矣意蓋指此且吾生自未始有物猶來太虛之體本自清靜其有善惡念頭猶如太虛閃電非所宜有况復見之於行至有常使一念不起萬緣皆空如是安養主為形迹乎學道者只宜虛靜恬澹寂寞無人不許有進步所以六祖惠能指人不思善不思惡時是汝本來面目善惡尚不許思况復為之而至於近名犯之而至於近刑不亦遠之又遠乎且善必近名惡必近刑皆事之有因果者有情下種則因地果生曰不近刑名則無因可知故此二句當如此看即此不思善惡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性也學人當守此中極以為常經故曰緣督以為經

養生主三

南華經卷一

二

督者人之中脉下貫尾閭而斷交故以督為中訓玄教家通此督脉引氣而上行至泥丸謂之子欲不死脩崑崙然後可以引年此玄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却不是如此說緣督只是借喻莊子書論性宗處居多養生主只是說性言人能常守此中則性在是而命亦在是故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又不至於虧體辱親故曰可以養親全而生之全而歸之故曰可以盡年

庖丁為

皆同

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

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居彼

音

然奏刀騞然莫不中

皆同

音合於桑林

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譔音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去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音結大卻音憐道天窾音因其固然技經肯綮音之未嘗而况大軼音孤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

養生主三

南華經卷一

三

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音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如休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謖音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音除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養生主三

南華經卷一

四

牛神不勞故以庖丁寓言事譬則牛也神
 警則各得其理所以不至於勞且傷者則何故
 哉各得其理而己矣昔者庖丁為梁惠王所履
 膝之觀其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
 膝之所踣然動止周旋皆有成度又奏刀之
 聲名庖丁解牛之技其技如此可謂精矣故惠
 王謔而善之謔者其技也謔者其技也謔者其
 道也非技也技之進而精至於自然而然不
 知其然則不得以技名之而名之曰道當
 物學解牛之時目中所見無非牛者三平
 之後則解牛之一身筋脉骨節各有虛處
 可以游刃不見其為全牛喻如初學道時
 人問世務看不見其為全牛喻如初學道時
 擺脫不開功夫純熟之後則見事各有理

養生主三

南華經卷一

五

見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又焉得損
 乎雖然每至於族則吾見其難為族聚也
 言我必死然筋骨聚會盤結之所心手雖熟
 亦必必然驚惕寧視止觀遲其批導微其
 運動之崩委於地於是提刀四顧躊躇滿意
 細看刀亦拂拭湯磨善而藏之正意若謂
 事到盤錯亦必動心恐性不致率意而行
 蓋境順則易境逆則難防檢少疎恐有虞
 失驚神多矣通篇摸寫庖人情狀宛然畫
 筆末結一句
 有萬鈞之力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音乎介
 也天與下平聲其與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
 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如也以是知其天也
 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反陟角百步一飲不斲
 音畜乎樊中神雖王去不善也
 右師官名介獨足也右師乃則足之人既
 以身犯虎口苟全性命乃復貪心不止撫
 指龜鬲遊於穀中故公軒復見而驚之曰
 是何人也而胡為乎介也其天成人之與
 為之獨何也若天刑之者故曰天之生是使
 獨也何也人之生也皆天與之形道與之
 貌故人之貌有與也然天與人與之形道與
 有異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知非人則不
 當尤人知其天則當安命安命之人不著

外物以驚其神澤雖十步一啄百步一飲
飲食如此之難然而不求者乎籠中蓋以
神雖王而日有驚擾不喜也今右師處於
樊籠之中不及澤雉多矣可謂善養生乎
善養生者利害不涉於其身

老聃反吐蓋死秦失弔之三號平而出弟子曰

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

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

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

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

養生主三 南華經卷一 六

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

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

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

之縣音解指窮於薪火傳反直專也不知其盡

也邪音耶處上聲

夫至人無恩不以戀戀之情係乎其人老
子死而秦失弔之三號是也門人疑其薄
友則非矣秦失以正意答故兩然之却說
老子死而老如哭之皆盡哀翻覺老子有
不是處必其所以會合人心者必有深於
用情之處故不求譽而譽者自至不求哭

而哭者自至遁天理倍人情忘其未始有
物之先始以受之正而隨俗化情非至人也
故曰始以受之正而隨俗化情非至人也
違天矣始以受之正而隨俗化情非至人也
者謂成也蓋理者謂之通天而今非也非至人也
然今人但見得古人方有不可易者兩稱古
哭不不知此直世情非道情於是生而慶死而
耳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子指弟
子而教之詞也適去夫子順也子指弟
無變樂之情自不能入也此便是至人死
帝縣如倒懸之懸困縛之義帝亦未嘗以
死生縣人自解矣今人謂死為盡直哀其
盡也而哭之又非也今人謂死為盡直哀其
養生主三 南華經卷一 七

養生主三 南華經卷一 七

在大匡廓中一氣混茫嗣續不絕滅於東
而生於西盡然盡於此者續於彼自古及今
會見有窮盡然盡於此者續於彼自古及今
則不可謂此薪為彼薪薪火四大火喻元神薪
非彼火達觀者可以無變於死生之謂此火
此秦失正教弟子所以無變於死生之謂此火
是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作亂
辭緣督之經解牛之丁利害不涉可以保身
可以養之經解牛之丁利害不涉可以保身
澤雉畜樊介者其刑適來適去胡喜胡驚
薪盡火傳莫指其窮
文評此篇凡四段謂養生主者守中順理利害
此篇凡四段謂養生主者守中順理利害

不涉於身死生無變於已其意皆在言外
要人深思而自得之所以為妙不似今之
作文一開口便說主意又或立作柱于皆
下乘也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一終

虛字集

養生主三

南華經卷一

八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二

靜字集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述

太初散人孫大綬伯符重校

內篇人間世第四

夫道非絕俗也德非避世也夷明養晦和
光同塵世出世法莫不繇此夫至人無為
而無不為尚矣聖人則為之而無以為故
以仲尼伯玉為之折衷篇內集虛養中正
身和心大為立言之肯綮至於積伐才美
以犯人怒又處世之所最忌者篇終反喻
不美不才乃無用之大用此老平生受用
得力處全在於此然亦何莫而非至人無

人間世四

南華經卷二

一

已中得
來耶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
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去獨輕用其國
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者以國量乎澤若
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聲國去
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
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諱若殆往而刑耳夫
音扶道不欲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
下同